

人间物语

去浒墅关

| 夏正平 文 |

40多年前，一个衣长身短的少年，坐着水泥驳船，沿着运河，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，来到了这个叫浒墅关的地方。

浒墅关是苏州城边一个不大的农村小镇，我来这里，是因为母亲的小叔——我的小舅公，在这个小镇的蚕种场工作。

母亲时常和我说起这个小舅公。让母亲至今难忘的就是小舅公从部队回来探亲，给母亲带了一把鲜艳、美丽的小花伞。这小花伞也如花一样开在一个孩子的心上，成为她一生最美好的记忆。

母亲是孤儿。母亲一岁那年，她父亲在太湖里挖肥田的河泥，突然听到湖里有人呼救，舅公赶紧摇橹过去。最后，落水的村妇救上来了，我24岁的舅公却走了。两年后，我年轻的外婆改嫁，三岁的母亲和大她两岁的大姨，就成为叔叔、婶婶家的孩子。

母亲有三个叔叔，二叔、三叔、小叔。还有一个小姑。我三岁的母亲分给三叔、三婶抚养；五岁的大姨由二叔抚养。小姑和小叔那时还没结婚成家，则负责照应两个侄女的日常。

母亲说，江南冬天的风很硬，冰冷的风，锥子一样刺进肌肤里，三叔就把结婚时穿的棉袍拿出来，让三婶改短后给我母亲穿，穿着黑色棉袄的母亲行走在江南的田野上，远看像一团滚动的煤球。

田野里，黑瘦黑瘦的小姑带着两个侄女割猪草，她先把两个侄女的草篮割满了，再给自己割。

乡村的夜色里，常有一阵阵丝竹声从远远近近的村庄里传来。小叔年轻英俊，是这些乡村草台班里的主角，每当有人邀请小叔去唱戏，小叔就会驮着小侄女去看戏，最主要的，能让小侄女也能吃上一碗白米饭或是一碗手擀面的宵夜。

后来，她小叔离家去厦门当兵，再后来转业到浒墅关工作，母亲记得特别清楚，那天她送小叔去浒墅关时，她和姐姐一路哭着回来……

因此，浒墅关，这个遥远的地名就留在了我心里，想到这地方，就不由地想到一个身材颀长、容貌英俊的人——我的小舅公。

大概是我十二岁那年，舅家村里的水泥机驳船要去苏州。去苏州做什么，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，我二舅婆笑问我，你要不要去苏州？

当然要去。

二舅婆——母亲的二婶慈爱地笑着看我，就这个样子去苏州城里？我拖着两条鼻涕，头发一直拖到耳根，蓝布的衣服还有几块地方是破的。但那时，我还不懂丑美，才不管自己这副邋遢模样。二舅婆笑了，笑起来特别好看，她找来一件书生舅舅的衣服给我。书生舅舅比我大，已经在读高中了，他身上只有一件不破的衣服，于是，我就穿了他这件长褂登船出发了。

驳船停靠在舅家门前的河埠船。我急不可待地跳上船，水泥船船身晃了晃，二舅婆急得喊，当心！

船老大是舅家后村的许师傅，敦厚朴实。二舅婆叮嘱了几遍，一定要照顾好我，不能在船上乱动，晚上不能冻着，到苏州浒墅关后，一定要亲手把我“交到四宝的手上。”

四宝就是小舅公的名字。我舅公叫扣宝，二舅公叫听宝，三舅公叫三宝，浒墅关的小舅公就叫四宝。

驳船犁开绿水沿着运河一路向苏州驶去。

我们是在无锡的清名桥下住夜的。这是我第一次去无锡，也是第一次看到城市的样子，现在只记得马路上的自行车河流般流动，水一般地淌过我这个农村少年的心头。

这夜，我就住在船舱里。

船头有一个船洞，揭开圆圆的盖子，钻进洞里，里面漆黑，铺在舱底的腐草和船工脚臭有些呛鼻。但这夜，枕着汨汨的运河水睡得特别香甜。

到浒墅关时，已经是第二天中午。船停在浒墅关的河岸边，安安静静的一个小镇，和我们小镇一个样子，也有桥，河岸两边都是人家。

许师傅把我交到了小舅公手上。那时小舅公年纪还不大，黑黑瘦瘦的。我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他，他也上下打量着我，就这样看着看着，他突然笑了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，叫来一个白白净净的女人，说，这是杏仙的儿子，我的外甥，都这么大了。

记得很清楚，小舅公家就住在桥边不远的蚕种场宿舍里。两间低矮的平房，白墙黑瓦。屋里，家具不多，一台蝴蝶牌的缝纫机放在墙角，上面铺着白色的桌布，整理得干净清爽。但等我进入他们的房间后，眼睛蓦然一亮，我听到一声清脆的鸟鸣。他们房间的窗台，竟然用细竹篾隔出一个鸟笼，里面养了十几只羽毛

翠绿、喙喙嫩黄的小鸟。它们在窗棂间跳跃着、鸣叫着，小小的房间，突然变得明亮，鸟语花香。

小舅婆给我做了猪油馅的团子吃。猪油馅的团子，白白净净，甜是甜来糯是糯，这是我吃到最好吃的团子。

小舅婆说，乖，你多吃点。

我听不懂苏州话。宜兴和苏州都在太湖边，说的都是吴侬软语，但宜兴话和苏州话截然不同，少年的我根本听不懂。不，我还是听懂一句的，“四宝，明天带外甥去动物园看看猴子、老虎去。”

小舅婆懂孩子的心思，哪个孩子不想去动物园看老虎、狮子呢？

现在，已经不记得去苏州的路了。只记得浒墅关去苏州城已通了公交车。小舅公花了两毛钱带我去动物园。

我看到了老虎、狮子、猴子，好像还有骆驼、马、长颈鹿……

后来，许多记忆都被删除了，但一幅模糊的画面却越发清晰起来：晕黄的灯光下，戴着老花镜的小舅婆踩着缝纫机，赶制一件栗色的灯芯绒外衣，“踏踏踏”的缝纫机声，应和着乡村少年的鼾声，在江南小镇的夜色里回响。

今天，大雨，我莫名地想念浒墅关。

时间如水般流过，40年多年了，从青丝走到白发，我才又一次走进浒墅关。

小舅公、小舅婆早已离开这个世界。记忆中的浒墅关镇已变成城市的一部分。我把汽车茫然地停在路边，已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旧时痕迹。

我问路边的行人，这里是浒墅关吗？路人回答：大概是的。是的，路人也不能肯定，因为这里已改名苏州新区。

在百度导航里搜索下，居然还能找到小舅公的单位：江苏省浒墅关蚕种场。

今天是江南入梅第一天，飘泼的黄梅雨激打车窗，我循着导航的指引，走进一条山间的小道，透过窗玻璃终于看到几幢破破烂烂的旧房，挂在斑驳旧墙的门牌上，白底黑字的几个字突然让我的眼睛模糊了：江苏省浒墅关蚕种场。这就是我小舅公工作过的地方，这里面还留着他的气息。

这几幢旧房，这一块已被时间剥蚀得灰暗的门牌，就是我念想里的浒墅关。

片羽

陪伴他们推开记忆之门

| 黄君文 |

每一个银发族，都曾有一个青葱岁月。她在我这般年纪的时候，一定是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，温柔娴静。我看着她浅笑的面庞，皱纹给她的容颜勾勒上了时光的印记，每一个褶皱都书写出她过去的一点一滴，虽然身形佝偻，也难掩她一身富有涵养的气质。她看着我，只是出于礼貌，于她而言，我只是个陌生人；于我而言，她格外与众不同。

当一首首属于她的歌萦绕在耳边，我的声音和她的声音共鸣在韵律当中。她看着我的眼神有了动容，不再是陌生人之间眼神的简单接触，从她的眼里，我读出了她想要分享的故事。

歌声休止，我在属于她的时代驻足，任她牵着我的手带我推开那一扇尘封许久的门。她的纷繁过往，像一卷画册在我眼前缓缓展开——婴儿时期的朦胧、少年时期的青涩、青年时期的生机、成婚后的甜蜜、为人母的幸福……当我正满足地想要欣慰一笑时，无边的黑暗笼罩着我，让我的笑容凝滞在嘴角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永远地消失了。她的眼里有着泪光，长大的途中双亲会离去，离死亡也就更近了一步，可是本该比孩子先走一步的她却亲手送走了尚且年轻的孩子，绝望于死亡的不近人情，因为它还顺手带走了她在世上坚强的依靠——伴侣。它没

有带走她，她的女儿也远在重洋，生离死别都降临到了这个看似脆弱的女人身上。

她擦擦眼睛，眼睛里只剩下一片清澈。她把沉重的负担掩埋在了过往的欢愉之下，她爱的人被她藏在了自己的世界里，在迷茫的时候去那里坐坐，陪伴着爱的人，从他们那里汲取爱和希望，支撑着自己在现实世界里继续前行，哪怕眼花看不清这个世界，哪怕头昏辨不清这个世界，她的心依旧明亮不受污染，因为心里还有爱来发光。

画册闭合，过往已知。她满足地对我一笑，拍了拍我的手，道一句未来可期。这一次，她的笑容极具感染力。经此之后，于她而言，我不再是陌生人；于我而言，她始终是与与众不同的。我看着她迈着缓慢的步子离开，她的未来也正如她走的方向，是明确并且充满光亮的。

这万千世界，有很多不同的人，而正是因为人们彼此各有特点，才让世界精彩纷呈。每一个人在幸运的情况下都会成为银发族，他们的青葱岁月会被他们藏在心里或喜或悲，当现实的世界让他们忘记回到自己世界的路，需要一个人当提灯人，陪伴他们去推开他们的记忆之门，从那些难忘的记忆里找到支撑自己在现实世界继续前行的力量。



山家风味

插画 欧咏